

本刊已呈准內政部及中宣部登記
總中書郵政局登記證為新聞紙類

第八十四期 要目

論英日東京談判 童蒙聖
論英在遠東之責任 孫德存
敵寇金融陰謀之總失敗 吳仲才
敵國物價漲價與幣制 陳學才
論國民月會的偉大作用 王冠青
改進省以下行政機構之我見 余廷炎
從三不變更說到汪精衛的善變 魏中炎
吳稚暉再解汪精衛 魏中炎
成慶西移記(通訊) 董聖之
聯合報與聯合大學(來訊)

民意

每星期六出版

編輯者 民意週刊社編輯部
發行者 民意週刊社發行部
總部 重慶中一路二百八十號
分部分部 昆明 華山 南 路
桂林 桂西路六十八號
定預 三月 六角 六月 一元一角
全年 二元一角 郵費在內
國外 每份 另加郵費五分
本期十五 零售 每份 六分

論英日東京談判

童蒙聖

在日本軍閥對天津英租界的暴力壓迫與英政府的容忍政策之下所促成的英日東京談判，自本月十四日開始，至作者執筆時止，已經整整一星期了。東京談判的主題，表面上雖是討論天津英租界的事件，實際上與中國國家的利益有極深刻的關係。而且這次談判的內容，縱使不牽涉到英國對遠東問題的整個政策，但就天津事件的談判結果來看，對於英國暨其他各國的遠東政策一定具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國要對英國以及與遠東有關的其他友邦表示一點中國國民的意見。

在法理上說，日寇此次對天津英租界的暴行，是絕對非法的。因為依據各國在華訂立的租界章程，租界的領土主權完全屬於中國。各國租界在中國對外的戰爭期間，有其合法中立的地位。經過一八八四年一八九四年及一九〇〇年的數次戰爭，早已成為國際的慣例。此次日寇對天津英租界，顯然破壞中立，構成國際的侵權行爲。(International Delinquency) 英國政府對於日寇的這種非法的侵權行爲，依照國際公法，應絕對不能默許。英國政府根據租界章程固有其合法的相當權利，同時也應有其遵守的合法義務。因此在東京談判的中間，如果有危害主權國家的利益的提議，英國政府應絕對拒絕討論。這是第一點。

在政治上說，英國在遠東的權益，有整整一世紀的傳統歷史。英國在遠東的威望，是英國在全世界的地位上最重要的一個區域。英國政府決不能受一個外強中乾的強盜的恫嚇，使放棄其傳統的權益與威望。同時國際大會明明建議會員各國「勿採取足以減弱中國抵抗力，以致增加其在本次衝突中之困難之任何行動。」並就各該國對於中國之個別援助究能達如何程度一節予以考慮。英國政府爲表示其光榮諾言與政治道德絕對不能與日寇談判到危害中國權利及有削弱我抗戰力量的問題。這是第二點。

在道義上說，日本已被世界公認爲破壞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國際公法的國家，英國如果不惜讓步，與強盜握手，其結果必被世人認爲在中國急難中丟棄中國。四年前就有人這樣非難英國：「英國因爲弱了所以害怕日本而和軍國主義者妥協了，同時英國也因此而更加給了日本的主義者一個大大的打擊。」我們盼望英國勿以日本狎侮而目的威脅，便放棄道義於不顧。「九一八」事變之後，英國遠東政策的錯誤已成世界上的言論，英國當局實在不能一誤再誤。英國如果堅持其法理道義的立場，縱使日寇不肯就範，世界輿論必同情於英國，所以東京談判，英國決不能在道義上有所讓步。這是第三點。

英國政府不惜百般容忍，促成東京談判的開始，這種忍辱負重的苦心，我們是諒解的。但是這種容忍必有其一定的限度。近幾年來的英國政策，不惜種種的退讓，都是爲的求和平的維持。但是我們要明白：退讓不是維持和平的惟一政策。同時也不見得不退讓就非戰爭不可。列強在遠東的利益，不僅是英國一國，美法蘇各國都有極密切的關係。英國以其在遠東地位的重要，如能表明堅強的立場，與美法蘇作明白密切的聯絡，一定可以使日本強盜知所警戒。

就美法蘇各國來說，日寇對天津英租界的暴行，其目的決不是對付英國一國。英國在遠東的權益可以被破壞，英國的威望可以被摧殘，其他各國也同樣有可以被凌辱之一日。所以爲各國本身利益計，對於此次英日東京談判，也應該有表明嚴正態度之必要。

到今天爲止，英日談判的前途，還是在黯淡的模稜之中。中國國民對於英相不變更英國外交政策的堅決聲明，自表示歡迎的感謝。我們希望英國的駐日大使能夠不辱使命，不負世界輿論的期待。

英國在遠東之責任

孫煦存

三月三十一日，張伯倫首相於下院宣稱：「倘遇有任何舉動，足以威脅波蘭國之獨立主權，而由該國認為必須以全國力量從事抵抗時，英政府當立即以全力援助之。」各方對此宣言，「咸認為在英國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乃「自拿破崙戰爭以後，英國放棄其傳統之孤立政策，而準備參加歐洲大陸之武力干涉，實以今日為第一次；即在英法協商初訂之際，英國亦未能作此具體之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基本原因固多，但論者多謂：格萊爾士當時未能將英國態度堅決表示，致德國輕疑其未必援助法比，遂爾從事戰爭，實為戰事得以爆發之主要原因。今者張伯倫以前車可鑒，明白表示英國之忍耐限度，與夫不惜一戰之決心，片而承擔維護他國獨立主權之約束，一方面固「足證時局之主動地位，已由極權國家轉入民主國家之手」；另一方面實亦「英國對於東歐洲加負新的責任」之表示，兩者不特相成，且具因果關係，民主國家苟不願承擔責任，時局之主動地位，將永不會轉入彼等之手，肯負責，肯幹，方能取得地位，為人推崇，個人之於社會，國家之於國際，原無二致。

英國於歐洲加負責任，並顯示履行此次責任之決心，於遠東如何？

去年七月二十七日，哈立法克斯於上院曾宣稱：「如日本認為有若干利益，必須加以保護，則當知吾人亦亦有權要求其承認吾國亦有正當之利益，必須加以保護也，吾人負有一種責任，此吾人非不知之，反之，吾人決難切履行此項責任。」此之所謂責任，究何指？據外次樞密斯曾於反對所謂「中日滿經濟政治集團」時申言：「吾人之立場，係以華盛頓公約及其他國際協定為依據，英政府與其他若干政府，均為各該條約之簽字國，余尤欲說明者，即九國公約之簽約國，均有以下之義務：即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給予中國完全無疑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維持門戶開放之原則，及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侵害友邦人民之權利，英政府對於某一簽約國單獨行動所造成之變局，不能加以考慮。」如此，概括的說，英國於遠東之責任，為「維護華盛頓公約以及其他國際協定」，但數年來事實如何，所有國際協定，悉被倭寇摧毀無遺。

當然，歐亞不可分，亞洲和平，亦即歐洲以至全世界和平；維護有關東亞的國際條約，非僅東亞或與各該約有關諸國之責任，實乃全人類共有之責任，任何國家甚至任何個人，俱屬義不容辭，如且納萊教授云：「沒有人會否認遠東與歐洲的密切關係，即在歐戰以前，亞洲事件，常於西方發生重大的影響，例如一九〇七年英俄對於東亞的協定，實為兩國在歐洲成立同盟的先聲，又如滿洲事變，實為對於歐戰以後德法建立的集體安全制度第一次有力的破壞。」準是，有關遠東國際協定之被摧毀無遺，非僅中國或英國單獨負責維護不力之責，全世界尤其是幾個大國均不得辭其咎，乃至明顯。第以歷史國力以及其他環境關係，各國所保有之地位不同，因之所應盡之責任亦有別；中國為日本侵略之第一對象，關係國族存亡，致四萬萬五千萬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一體奮不顧身，與日開殊死戰，為切膚利害，不得不如此，固然，但「中國自抗戰之初，揭發二義，為民族生存而戰，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中國之所以戮力同心，誓死抗戰到底，亦因要維護國際和平之職責所在，義不容辭。為反抗日本侵略，稱遠東，以歷史地理民族等等關係，中國自應列居首位，此吾人之所以毫不遲疑，前仆後起，共負鉅額者也。

日本之所以興起，論者每謂其基於所謂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具有傳習的革命的變重特質，中國過去所謂改革，如洪楊之亂，則與舊有傳習無關，而是一種急進的變亂，致未能收如明治維新之成效。」中日近半世紀以來，「勢懸殊，內政原因固大，但外交方面所受之影響，其重要決不在內政之下。從此點出發，日本之所以興起，所以有今日，確完全是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之所賜。在此同盟之先，中國雖曾一再受挫於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以及甲午之役，而日本則逐漸拾遺，然苟無英日同盟，英國於政治外交精神等方面之鼓勵與援助，日人決不能獲得一九〇四——五年之勝利，從而獲簽訂之條約，簽訂，依此條約，日人將俄勢驅出於滿洲之外，自己則積

度第一次有力的破壞。」準是，有關遠東國際協定之被摧毀無遺，非僅中國或英國單獨負責維護不力之責，全世界尤其是幾個大國均不得辭其咎，乃至明顯。第以歷史國力以及其他環境關係，各國所保有之地位不同，因之所應盡之責任亦有別；中國為日本侵略之第一對象，關係國族存亡，致四萬萬五千萬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一體奮不顧身，與日開殊死戰，為切膚利害，不得不如此，固然，但「中國自抗戰之初，揭發二義，為民族生存而戰，時即為國際和平正義而戰」，中國之所以戮力同心，誓死抗戰到底，亦因要維護國際和平之職責所在，義不容辭。為反抗日本侵略，稱遠東，以歷史地理民族等等關係，中國自應列居首位，此吾人之所以毫不遲疑，前仆後起，共負鉅額者也。

極進使，確立插足大陸之基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日人復乘火打劫，一面竭力向中國擴張勢力，一面在太平洋攫取德國舊屬島嶼。後於華盛頓會議，日人野心雖曾稍受鈍挫，然世界不景氣象發生之時，日人立即變本加厲，致有「一九一八」、「七七」、「八一三」等事變之發生，橫行無忌，力圖稱霸。此日人國勢之長成，淵源實出於英日同盟。及至長成之後，甘冒不韙，肆行略奪，英國如其政論家杜特所云：「復」曾竭力支持日本侵略，其所以如此，不僅想拉攏日本去共同反美，同時還想把日本當作遠東鎮壓中國民族運動，乃至進攻蘇聯的主要勢力。」因此，「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美政府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公佈其所致中日意見書，意存干預，英政府不特不願作同樣表示，且宣稱：「英政府之政策，在擁護滿洲境內九國公約所保障之門戶開放政策原則，關於此點，日政府既屢次表示遵守，故英政府認爲無致送同樣覺書之必要。」史汀生建議合作，援用九國公約，予暴日以制裁，西門復始終漠然置之，如此，日人之得寸進尺，愈益肆無忌憚，當屬必然之事。

在侵略初期，英國於遠東放任甚至支持日本，致美國熱情遭受白眼，而行退縮政策，蘇聯外交，因多受牽制，亦未能積極行動，日人氣焰因而日高，遠東禍亂，遂致愈烈，如此，就道義，英政府所負責任，業已重大，自不待言。至就實際利益，英政府所謂日政府對滿洲門戶開放已履表遵守，現則如何？不特滿洲，華北如何？不特華北，即日人所謂「吾人華北，大不列顛華南華中」者，究又如何？不

特英國在華整個利益，幾盡被摧毀，日人復進據海南，企圖襲擾香港，切斷英帝國交通，削減新加坡功能，威脅澳洲，大利新西爾，不惟此也，後更佔有新巴特萊島，蓄意雄據太平洋，將他國利益掃除盡盡，英政府認爲「日本此舉，足以使遠東之局面更趨複雜紛亂」，實屬，豈止遠東局面，因之更趨複雜紛亂而已。前據華盛頓電訊，眾議員馬亞斯已獲得確實證據，足以證明日本確已在加羅林羣島，設立空軍根據地，德日兩國飛機，曾從加羅林起飛，飛過關島上空，後復有日人擬將太平洋上德舊屬島嶼，歸還德國之傳說，日人貪血無厭，苟無更大要求，未必能有如此之傳說，日人與西歐極權國家之積極勾結，相互呼應，自不難於此等消息中窺見一斑。即此次鼓浪嶼登陸，天津封鎖，以及各處反英運動之如火如荼，在在亦多與歐洲局勢有連帶關係，西歐混亂，遠東則乘火打劫，遠東積極，西歐則混水摸魚，此乃彼極權國家之貫技。如此，英國僅於西歐見「讓步政策之無效，首相既已切實有所領悟，今茲領導羣倫，推行斷然政策……」豈能謂爲已足顯然的，東西不分，責任合一，於遠東，若不盡責或盡而不力，則火根未滅，於西歐雖欲盡責，所謂「以紙包火」，不久仍必熊熊，不可收拾。

英駐日大使克萊琪與駐華大使卡爾前曾會談於上海，「據一般猜測，兩大使之晤面，係對遠東問題有所商洽」，此其間，似曾有英政府於遠東準備積極行動之透露，各方對之雖曾多疑懼，抱樂觀爲數仍多。近以對天津事件，英政府一再委屈退讓，致英倫輿論認「英國

已較歷史上任何大國採取更大之容忍態度」，張伯倫本人亦目之爲「不能容忍之侮辱事件」，不能容忍而竟容忍，巴特烈因而宣稱：「甚至疏遠印美國印度及紐西蘭等國家，本人亦曾聞悉各國權威方面所發出之警告謂遠東方面若在恢復採取「姑息」政策，則必造成有害之結果，然而此次吾人實不致確定英國并未計劃採取此「姑息」政策……」而戈培爾於上月二十五日在哥倫尼公開演說，大肆譏刺曰：「不觀於天津英僑被日軍剝去衣服乎？至今未見英國有何動作，於此足見英國之無能矣。」今者，以英方提議，英日談判即將開始於東京，其結果如何，雖難預測，然有敢斷言者，即英方苟不大加壓力，顯示決心，其結果必定難滿人意。須知英倭談判，縱僅限天津事件，而不及於日人之廣泛要求，實質，天津事件本身，已非僅關係英日雙方而已，有形無形間，在在具有極重要之國際性，是故英方苟有取決，不特應注意其本身利益，更須顧及遠東現勢與未認清前所申述之遠東責任，於此，於英人心理方面，於英國政策方面，吾人特各進數言。

(一)「日本的友誼不可忽視，因爲日本間接的保護大不列顛的利益，以反對共產主義的傳播」，此爲英國資產階級普遍的心理，此完全中敵人惡意宣傳之毒，日本究如何保護英國利益，事實勝於雄辯，請以「九一八」以來接連發生之事實爲證，無庸再加辭費。以侵華爲「反共」，益覺無稽，中國有中國的環境，固有之主義，中國各黨派均已澈底精誠團結，以應付國難，已集中

敵寇金融陰謀之總失敗

吳俠卿

「聯銀」「華興」之悲慘命運

法幣政策的推行，是我財政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對內得到全國人民一致的信仰，對外有許多友邦竭力的援助，所以抗戰二年來，金融安定，幣制健全，財政基礎異常鞏固。非但後方的建設事業，得到金融的援助，能迅速樹立宏模，即在淪陷區中，政治方面雖有脫節之處，而經濟方面，我法幣仍在那裏發揮最大的威力。

敵人爲要破壞我法幣信用，攫取我外匯基金，並掠奪我戰區資源起見，乃不惜用種種卑鄙陰險的手段，而比較具體的演出，便是去年二月所成立的偽「聯華銀行」。

敵人對這個銀行，曾花了極大的力，資本共五千萬，實收是二千五百萬，一半來自朝鮮銀行，橫濱正金銀行，日本興業銀行所貸與的金銀十年借款，另一半則強制華商各銀行作資本厚薄分別繳納，此外日本銀行團借了一萬萬日元，作爲流通款項，又我國實行法幣時，華北原有存銀約六千萬，亦被掠奪爲準備金，其所發偽鈔，與日圓同價流通，即可自由兌換日圓。照敵人的單相思，這個銀行至少可負起下列幾項任務：(1)以偽鈔掉

法幣，再以法幣奪我外匯基金。(2)驅逐法幣出華北流通界，打破法幣信用，並斷絕我前後方經濟關係。(3)藉不值錢的偽鈔，購取我淪陷區的物資，吸收我淪陷區的人力，以達「以華制華」的目的。

的事實告訴我們，敵人這種陰謀是澈底的。

失敗了，信用被破壞的，不是法幣，而是日圓，幣值繼續下跌的，不是法幣，而是日圓，外匯基金被奪取的，同樣是日圓，不是法幣，害人自害亦徒見其心勞日拙矣，爲明瞭見，願稍加申述。

第一，敵人想以不值一文之偽鈔，將華北法幣一網打盡，並將掠奪之法幣購買我外匯，以增厚日圓基礎，政府洞燭其奸，即斷然實行外匯統制辦法，使其無隙可乘，因此而產生外匯黑市，但敵所能奪取的外匯，爲數則極有限，這是敵所遭遇到的第一個嚴重打擊。

第二，敵見奪取外匯計不得逞，乃轉而謀驅逐我法幣出華北流通界，以破壞我法幣信用，其法即明令偽鈔、日鈔、三者一律平。這無異壓低法幣，提高日鈔與偽鈔。可是指揮力並不能支配經濟法則，在暗市上，偽鈔與日鈔仍然跌價，法幣換偽鈔，始終是申水，可是法幣對外匯價，在黑市上是八辨士左右，而日圓則仍想勉強維持十四辨士，所以在上海，一日元可換法幣一元幾角，因此投機者將法幣運到華北，換成更多的偽鈔，再將偽鈔按平價換成朝鮮銀行鈔票，運回上海，換成同數日本銀行鈔票，再買得更多法幣北運，這樣一來，一方面是偽鈔想驅逐法幣，而法幣反由上海源源流到華北，使華北流通法幣增多，一方面是上海日鈔供過於求，價格大跌，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這是敵始料所不及的。

於三民主義旗幟下，服從國民黨領導，共禦外侮，如謂戰爭有利於共產主義的傳播，以日本政治組織，經濟機構等之脆弱而言，日本必先而遭受共黨之變亂，彼時，吾人所苦心孤詣，兢兢防患者，將又如何？日本不特無能防止他處共黨之傳播，其本身且必有賴與他國之助也。

(二) 童愛畢博士從二百餘年英國外交史之推演，證明「英國外交政策，唯爲均勢，均勢爲保護大多數之自由，以反抗極少數之野心。」英國之遠東政策，以商業爲重，維護商業，端賴和平，保持和平，唯爲均勢，今者，遠東均勢，悉被日人破壞無遺，致有空前之大混亂，恢復和平，亦即恢復均勢，日人之侵略不加制止，和平決無恢復之可能，至所謂均勢，決非過去之英、日、美、蘇、法、等之均勢，而乃中英、日、美、蘇、法、間之新均勢，中國不居主要地位，遠東永無安甯之日，「祇有中國的勝利，才是遠東和平與太平洋安全的可靠保障。」新聞記事報爲紀念中日戰爭兩週年，復進一步申稱：「中國戰勝，不僅中國蒙受其利，全部之文明世界，均亦將受其惠也。」

畏日，依日，因而親日之心理，一日不能消除，英政府一日難有滿意之措置，日人殘暴即一日不能制止。相同的均勢政策，一日不圖恢復，英政府一日無與有關各國合作之明朗表示，與夫制日援華之積極行動，英國於遠東之責任，以此二者爲出發點，商業利益，國際威信，世界和平，均利賴之。

第三、敵人想以廢紙來掠奪我淪陷區物資，吸收我淪陷區的人力，這一點，因為有武力為背景，當然有點成績，但這成績也是微乎其微，決不足填補敵本國空虛，因為人民在刺刀下，雖不能拒絕使用偽鈔，但一轉背偽鈔與法幣信用顯然懸絕，並不因為組織人為壓低的結果，而受絲毫影響，人民在收到偽幣後，立即用出去，或掉換法幣，或購買商品，以保留財產，這還是就敵所佔領的少數據點而言，至於廣大游擊區中，偽鈔根本就無跡，所以敵的第三陰謀成功也極有限。

在這種鐵的事實下，偽鈔是不斷的慘跌，有時簡直沒有市價。因為鈔可以交換日圓，偽鈔的跌價，便直接影響日圓的跌價，敵寇為自衛計，不得不忍痛把偽鈔與日圓互相交換的聯絡割斷。今後「聯銀」紙幣，其實景絕無何種依托，浮沉於市，將如無根之萍，結局如何，當可想見矣，第一期的貨幣戰，我們是澈底的勝利了！

三

敵在華北的金錢陰謀，會遭遇到這樣嚴重的打擊，這確非他始料所及，可是瘋狂的日寇，仍然沒有心死，他並不因此路不通而終止其金融上榨取的全圖，他仍鼓着可笑的勇氣，在華中繼續上演新的劇本，其演出便是華興銀行。

所謂華興銀行，大概是偽組織的中央銀行，據說資本為五千萬元，其中由南京偽組織担任半數，其餘半數將由日本六家銀行供給之，即三井、三菱、住友、朝鮮、台灣、及東洋興業是，並請正金銀行，將為該行之管理者。

見新聞報五月四日，所發偽鈔據說可自由作購買外貨之用，對英匯率為八辨士，（從前華北偽鈔為十四辨士，日圓亦為十四偽士）已經不再與所謂「國集團」站在同一線上了。

這個銀行的性質，是十二萬分的滑稽，純粹是買空賣空的做派，偽組織所担任的半數資本，以其財政之紊亂，必不能完全負擔，而所謂日本六銀行所担的其他半數，亦不過一個聲明而已，其存心便是想以廢紙來吸收我華中之物資，奪取我國之外匯，供其在華之軍需，同時補救其本國經濟財政上之破綻。這種幻想如果得實現，則世界一切經濟財政學的研究書，都可付之一炬了。

這是從銀行本身看，她先天的基礎，是如是的脆弱，再就環境看，她還萬萬不如華北的「聯銀」：（一）華北有被截留的六千萬元白銀準備，（二）華北市場關係不如華中複雜，且敵對華北經濟有較大勢力，（三）華北貿易入超額不及華中大，即具有如此條件，聯銀偽鈔，強迫人民使用，經將近一年之努力，結果仍遭慘敗，華中是法幣的發祥地，其根深蒂固，深得人民擁護，更甚於華北，而各友邦對法幣之擁護，在華中亦較華北為切，英政府且已屢次宣稱「中國之法幣為英人在華交易之唯一合法幣制」敵在華中既毫無準備，而金融經濟上又處極脆弱的地位，他憑什麼來推行他的偽鈔來摧毀我的信用，來達到他卑鄙的陰謀無疑的，「華興」的失敗。比「聯銀」更要迅速，更要澈底了。

四

無論從先天基礎和環境看，「華興」的失敗，是必然的，而「華興」開幕以來，所遭到的打擊，都在證明我們的論斷，是十二萬分的準確。

第一、奪取外匯又成泡影，奪取外匯是敵最主要的目的。在淪陷區，因有軍事力量為後盾，所發行的新偽鈔，不難吸收我一部分法幣，固然此項被吸收的法幣，無不向我國國家銀行奪取外匯，然可向黑市購買，黑市匯價，始終維持八辨士左右，由於平衡基金委員會均衡外匯的需作用，黑市的外匯被奪取，亦有減弱平衡基金的作用，所以為應付敵人在華中吸收法幣奪取外匯的新陰謀，即於六月十日將匯率加以調整，維持六辨士半，這樣一來，非惟敵之奪取外匯陰謀，粉碎無餘，且敵國銀行外匯，反有被我奪取危險。據申報五月二十六日載：「昨日此間盛傳，法幣百元，可易新幣百六十元，如此說屬實，則以新幣向日方六銀行之一，兌換外幣，可獲厚利矣。」因為「華興」幣規定每元可換八辨士，設有法幣百元於茲，先換成華興幣得百六十元以之向六銀行調取外匯，得一千二百八十辨士（100 X 8 = 1280 辨士）再換成法幣約可得一百九十七元（1280 ÷ 0.6 = 196 元）轉手之間，得了九十七元，這必引起極大的投機，一方面，是偽幣外匯迅速的減少，一方面是法幣基金不斷的增加，結果敵必弄得焦頭爛額而後矣。

第二、控制貿易絕無希望，據路透社本月一日上海電，謂著名財政家歌德氏發表談話稱：「聞新行將發行可兌取外匯之紙幣，其方法不外二種：（1）向公市抽

購取，似此則不啻以匯兌基金為外府，取之如寄，恐管理基金者，必非所甘，勢必有自衛方法，將其售價降低。(2) 向出口貿易方面設法，即在華中淪陷區內，創行嚴密之出口統制，至於進口貿易，至少在初辦時當任其自由。敵人奪取外匯之計不逞，無疑的要走上第二條路，便是企圖統制出口貿易，這仍然是個幻夢。(1) 江海關拒絕偽鈔，據五月六日新聞報載：「外傳日方將要求江海關準許以華興銀行鈔票繳納關稅，昨日江海關當局業已嚴正表示，對外傳各節完全否認，據謂海關當局收受關稅，始終以法定通用國幣為限，凡未經國際承認或政府法令通過之任何鈔票一概拒絕收受，由來甚久，現在中國幣制既無變動，海關當局自應一貫其行政方針。」繳納關稅是進出口貿易的第一步工作，今江海關拒絕收受偽鈔，即不啻宣布以偽鈔為交換媒介的進出口貿易無法進行，那還談得上統制嗎？(2) 華中貿易居於入超地位，出口方面所獲外匯實不足以應普通商品進口之需，縱使退一萬步言，出口統制能成功，則非特毫無所獲，且要輸現金出口以資清償。(3) 敵在華北的統制，已引起英美堅強的反抗，英美在華中有更大的利益，決不容敵為所欲為，勢必會予以嚴重的制裁，所以敵統制出口貿易的幻夢，一定會被冷酷的事實打擊得粉碎。

第三，發行偽鈔無法流通。敵國時代日報在「華興」成立之初，即論及偽鈔將如何流通，內有一節如次：「維新政府將採用法強迫流通其紙幣，今尚未悉，但華中當局將乘機與海關人員作懇切之談判，以樹立統制對外貿易與外匯之方法，乃頗可想見之事，否則將無法強迫流通其紙幣也。」華興當局亦何嘗不作此幻想，其如事實不允許，江海關當局是決不接受偽幣的，至於各外國銀行亦一致拒絕偽幣，因若予接受，即屬破壞一九三五年各主要國家認中國政府紙幣為唯一合法貨幣之協定也。據某銀行家稱：「吾人當然不承認此等紙幣，亦不願與之往來，此等紙幣關係與國民政府作戰之代理機關所發行。」至中國各銀行錢莊，當然更堅決拒絕，不予理會，故新幣流通於蘇州河南岸者甚少。(申報五月十八日) 至於日寇直接佔領區中，因有武力為後盾，我民衆勢必無法拒絕，如虹口若干飯店，被日籍顧客強以偽幣付賬，據其中之一聲稱：我等只得接受該幣，別無他法，彼等來店進餐，我等固知其必付偽幣也云。(申報五月念六日) 可是貨幣是一般交換的媒介基礎，建築在公共的信仰上，武力的強迫，僅能使極少數的偽幣，在市面上飄浮，價值勢將不斷的下跌，直至成廢止而後止。

五

華北的貨幣戰爭，敵人已澈底的失敗，在華中敵人何嘗不知道還要失敗，而且會失敗得更迅速，更澈底，可是敵仍不顧一切，悍然行之者，亦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1) 敵國經濟困難，不能維持其在華軍隊之餉糈，兼之偽組織之稅收，不足抵補經費之支出，故不得不藉偽幣之發行，以為財政上之挹注。(2) 敵國內現金早已用罄(蘇州石渡會公開聲明) 不得不急謀補充，藉以苟延殘喘。敵在華北之搜括，已達其限度，故又轉其目光於華中。(3) 敵十數年來處心積慮，即在驅逐一切第三國在華權益，以便獨佔東亞，通行偽幣後，他可能用封鎖方法，使第三國尤其是英美的貿易關係，和華中隔絕起來，以遂其獨佔的陰謀。(4) 在敵人看來，法幣與中國政府，已成二位一體，有不可分性，要推翻中國政府，必先銷滅法幣，故陰謀雖失敗於華北，仍不得不再圖於華中。

敵開始終沒有認清，中國的環境，和法幣在人民心中所植的根基，一味企圖以人為的力量，來達到卑鄙的陰謀，不惜一度二度的失敗，其愚蠢可憐，亦復可笑。我們願鄭重的警告敵國：中國的錢是整個的，中國的人也是整個的，妄思割裂與拆散的結果，只有枉費心的自暴自棄，害人不成，反受其殃，我們更要警告敵國：中華民國的法幣不僅在中國人的心中，早已取得充分的信任，在國際間同樣取得充分的信認。法幣不僅具有一國的價值，實已取得世界的價值，這樣寶貴的價值，不僅我們要誓死維護它，就是世界上許多賢明的友邦，也都要盡心盡力的維護它，友邦在華北要擁護它，在華中更要擁護它，正因為敵國老是想法子去破壞，越足激其友邦的義憤，而加強其援助。敵國要知道，經濟無國界，金融更無國界，一國的貨幣政策，祇有朝着「國際金融」去發展，私己排他，利己損人，在金融是決不能長期立足的。

敵國如不澈底覺悟，改弦更張，則最近將來必會遭遇到二度貨幣戰爭的失敗，或許就是他金融陰謀的最後總失敗，我們敢斷定他沒有勇氣再起了，到那時恐怕離敵經濟總崩潰之期也不在遠了。

敵國的物價匯價與幣值

陳學才

關於我國的「物價匯價與法幣價值」鄙人於本刊六十二期曾有一文說明其概略。矧已稍後，為抗戰決勝之前提，本文之目的，擬從敵國的物價和匯價之動態，以研究日圓之價值。

日圓之價值可從二方面去觀察：一為日圓的對內價值，一為日圓的對外價值。前者可由其國內物價的漲跌以判斷，後者則可由日圓匯價的高低以推測。倘日本國內的物價上漲，須以較多量之貨幣方能購得同量之物品，即表示其貨幣價值已相對下墜，即是說明日圓的對內價值降低了；若日圓的對外下跌，須以較多之日圓才能換得同數之外國貨幣，須以較多之貨幣才能購得同量之外國貨品，即表示日圓的對外價值已相對的下降了。所以我們若要知道日圓的價值如何，只要研究敵國物價和匯價就可以。

據金鋼鐵雜誌調查報告，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國內物價曾一度高漲，惟後因政府之嚴格統制，因並其後的國際商品市價下降，日本國內有國際性的商品受其影響也隨之下跌。雖然如此，日本國內物價的總指數亦已有上增的情態，若以一九三六年為基期（平均指數一〇〇），一九三七年增至一一九、七，一九三八年一月為一二四、三，即在三月內增百分之四。到三月又增至一二七、三，即較一月份增百分之三。其後敵國之物價動態，雖未有精確之統計，但據一般專家觀察，當有更

無限制擴大，與軍需品的大量消耗。自從盧溝橋抗戰開始以後，日本迭次增加軍費，此種所謂「中國事變」的軍費部門下，即有二十六萬萬元之多。查日本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度的預算，是二十八萬萬元。本來比前年度已膨脹五萬六千萬元，二者合計為五十四萬萬元。而本年度（一九三八—一九三九）的預算，預定是二十八萬七千萬元，連同對華戰費在內，就有四十八萬萬元。依日本的會計年度，這筆錢用到今年三月底已又完了。如為抗戰以來，敵人的軍費至少有七十四萬萬元了。

向上漲之趨勢。

日本物價的所以騰貴，其最大原因當然由軍費的無限擴大，與軍需品的大量消耗。自從盧溝橋抗戰開始以後，日本迭次增加軍費，此種所謂「中國事變」的軍費部門下，即有二十六萬萬元之多。查日本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度的預算，是二十八萬萬元。本來比前年度已膨脹五萬六千萬元，二者合計為五十四萬萬元。而本年度（一九三八—一九三九）的預算，預定是二十八萬七千萬元，連同對華戰費在內，就有四十八萬萬元。依日本的會計年度，這筆錢用到今年三月底已又完了。如為抗戰以來，敵人的軍費至少有七十四萬萬元了。

這筆龐大的戰費，用什麼方法取得呢？日本往年用以彌補財政赤字的方法不外兩途：一是增發公債，一是增加租稅。但是日本的勞苦民衆，實在已不堪更受榨取，所以事實上租稅政策的效力是很差的，僅合總收入的百分之五而已，其餘百分之九十四以上須靠發行公債。日本這樣大發公債，是它歷史上空前的創舉，也是極大的冒險。戰前日本有位財政專家曾有過「百萬萬公債亡國論」的警語，而日本今日的趨勢有達二百萬萬公債的可能，其前途之危險可以想見了。日本政府發行多量公債而無法消納時，勢必增加發行紙幣，紙幣多了，信用擴大，公債乃能脫售。此種情形經濟學上即所謂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結果，是紙幣愈增愈多，其速度是累進

率的，譬如起初數月，每月不過增加數百萬，但數月以後每月必須增發數千萬元了，再過數月，每月必須增發數萬萬元了。這是工業國家實行通貨膨脹必然的趨勢，唯在日本便正在這個過程中，但在農業國家因為交通不便及金融機構不發達，反不會發生這種現象，即在農業國每月增發紙幣速度是可相等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日本通貨膨脹的情形。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即七七事變的前一個禮拜，日本銀行的紙幣流通額為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一年以後到去年六月底，日本銀行紙幣流通額即增至二、〇七四、〇〇〇、〇〇〇元，平均每月增加二七、八〇〇、〇〇〇元。但到去年十一月底，日本銀行紙幣流通額又增至二、二五九、〇〇〇、〇〇〇元。此五月中，每月平均增加三七、〇〇〇、〇〇〇元，所增加約數目已比前次為多，現在當然更多了。日本銀行發行了二十七萬萬紙幣而沒一文準備金，這樣瘋狂地增發紙幣，目的即在推銷公債。依此類推，到現在為止恐將達三十萬萬元了吧。

日本國內，一方面因為軍需急增，物資缺乏，一面又在大量通貨膨脹，此物價所以必然上漲了。此種情形若不設法補救，則不僅其人民因生活之痛苦，而發生反戰運動，即政府的預算由於物價上漲也將入不敷出。並且國內的商品價格愈昂貴，則外國商品的價格相對地愈廉，自然可促進外國商品輸入增加。貿易上的國際收支必趨惡化，一般經濟界必受嚴重的打擊。

難道日本政府不知道這危機而設法補救嗎？是的她已千方百計地在想辦法了，但可笑的辦法是徒然的！都是枉廢的！因為日本政府用以對付物價高漲的方法不外是擴充生產力，管理外匯與統制物價。但這許多方法都是矛盾的！擴充生產力雖可調節物資缺乏的恐慌，但此種政策在進行的過程中則必須有補充的工廠建築，及機器與原料，這都要使建築材料機械原料及其他材料的需要激增，而促成物價上昇。管理外匯使匯價安定，可以消弭外貨漲高的威脅，但在戰時物價的嚴密管理下及因輸入的嚴厲限制，加其物資的缺乏而使物價更趨高漲，至於價格的統制也是無效的，不僅統制的辦法，不易切實執行，即使能夠做到，也與擴充生產力的政策背道而馳的，因為限制利潤的方法足以抑製產業的發展。

總之，現在日本的物價問題日益嚴重了，日圓的對內價值日益低落，其原因則由於通貨的惡性膨脹。除非日本銀行界能將貨幣緊縮起來，物價是無法下落的。

本刊第八十三期目錄

- 敵侵我蒙古與蘇聯 童蒙聖
- 宣揚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 林紀東
- 戰爭期間的青年 陳之邁
- 抗戰中民族主義之另一方面的成就 牟震西
- 天津事件究將如何結束 丁作韶
- 英蘇談判的癥結 周君儒
- 由抗戰建國說到法治 陳繼嚴
- 上海廣播事業之現狀 應昌霖

但事實上它正在按月果進的增加呢，則今後的日本物價必然更高漲，日圓的對內價值必然更低落，人民的生計必然更痛苦，因此，其國內的反戰思想與反戰運動也必然更蓬勃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日圓的對外價值是如何的。凡是國內市場狹隘，而原料資源缺乏，全仗着外國輸入的國家，其通貨膨脹，就容易受匯兌的支配，日本就是如此。因為資源的缺乏，又要作大規模的擴軍，那末，所必需的物資，自然非加重向外輸入不可，其結果必然造成龐大的人超，在國際收支逆轉形勢之下，如果日本不能維持其對外一先令二辨士的匯率，那末，惡性的通貨膨脹，就立刻可以實現。

所以，自七七事變以來，日本曾極力掙扎維持日圓對英鎊之匯率，但由於對外貿易不斷的人超，外匯的供給遠低於需要的程度，外匯既供不應求，乃發生了黑市暗盤，其價格由十四辨士（每一日圓）而十三辨士，而十二辨士，而十一辨士，而十辨士，而九辨士，而八辨士，不斷的下跌，至最近竟慘跌至我法幣的黑市暗盤之下，據中央社上海十九日（五月）路透電：「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日圓價格均較中國法幣略高，乃今日日圓之暗盤突然狂跌，每圓竟折合中國法幣九角六分，其原因為需要缺乏及多頭拋出云」。

日圓的匯價所以如此慘跌者，其意義即說明了日本現金之缺乏。本來，為了維持國際信譽，為了適應國際貿易，日本當以維持外匯為得計。假使日本尚有現金餘

出地就可大量供給外匯，則日圓黑市當不致低落了。以今日日圓外匯黑市未見上漲，是「不能也非不為也」。因此我們若要推測日圓匯價的未來，是否有好轉的可能，亦須視日本現有存金的數量而定。

日本的現金現在究竟還有多少，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事！英美學者，都在研究據他們的估計，各有不同的說，還有很多，有的說早已用完。現在正在做買空賣空的勾當了。有名的記者與報紙，都很注意這個問題。英國某大報說一九三七年的日本國際收支赤字八八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全以金子作抵，一九三八年又赤字七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亦以金子作抵償，兩數相加共一五六萬萬，但這個估計並不準確，因為日本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金子。日本現金究有多少，我們很難知道，因為日本曾有命令，不准發表關於財政紙幣現金等等數字，以免拆穿紙老虎，但抗戰初起時，日本第七十一次臨時議會開會（前年七月三十日）有議員要求政府報告日本銀行的現金數額，報告稱有四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這是照舊價日金一元等於金子二分計算而得的，後於該年八月間，日議會通過金準備評價法，以金子一錢等於日金十二元九角三分一厘計算，如此在名義上即增加到了二、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金子本身是沒有增加）再加日本生產金子的數目，合我國東北三省在內，本來每年只產七八千萬元，新估計後約合日圓二萬萬左右，這種估計，完全是計算標準不同的結果，而並非生產量的增加。現在以此算法，自

七七變至去年六月底的一年之內，即假定其所產金子是兩萬萬，（實在未至此數，據日本銀行傳消息，原定是年產五萬萬元，結果僅得一萬九千萬元）再加上準備金一、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則日本銀行的總準備應有一、四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但據去年七月路透社從東京傳來的消息及日本銀行的報告，當時準備金已僅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見其餘的八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金子都已輸出。這是打仗一年的結果，而這個數目亦較為可靠，因為根據美國的消息，該年所輸人的日本金子有八九萬萬日圓。美國傳來的消息亦是如此。但去年下半年日本不必輸出現金，也是事實，因為這半年是日本國際貿易的超額季節。可是到了今年春天，日本的現金又在秘密的運輸出口了，因為每隔十天，日本政府發表對外貿易報告一次，而今年春報告則每次都入超三千萬元以上，如此一個月，便是一萬萬元，而軍火的錢還不在帳。這且不去管他，就一個月一萬萬算，到今年六月底，就要輸出六萬萬元現金，假定有新產的一萬萬元金子來抵銷一部份，亦須流出五萬萬元，恰好把準備金用完，即退一步說，沒有用完，留下的也不會超過二萬萬日圓了，那末，到明年正二月時，再加上新產的金子，還祇有三萬萬元，僅可以勉強支持到明年三月而已，到那時日本因沒有了現金可供外匯的基金，日圓的對外價值將一落千丈，最近日圓的外匯黑市已一再狂跌，現在已僅折合七辨士左右了。一旦現金用完，日圓的外匯將一文不值，由於惡性

通貨膨脹的結果，日圓有變成德國紙馬克的可能。那時的經濟將趨崩潰了，那時候，也就是我們最後勝利的一天了。

固然，日本當局也很了解這個危機，且已極力在避免這個末日的來臨。但是，有什麼用呢？他們的唯一手段在限制進口和增加出口，但在事實上，現在的進口貨，軍需品是佔了最大多數，戰爭一日不止，是沒法再限制的；而增加出口，必須經過生產，但事實上，一切輕工業的原料如棉花羊毛等等進口都已受限制，則還有什麼產品可以出口呢？所以今後日本的國際貿易入超的程度，必日益增加，現金外流的速度必日益增快，暴敵的經濟前途，正好比一個壞了停車機關的大車已無自動停車的能力，現正急速地奔向滅亡的途徑，越眼巴巴地看到自己的攻塞一天天近了，但又沒有辦法。

自抗戰以來至武漢失陷的第一期抗戰中，日本民眾由於其軍事的勝利，對於侵略前途，相當樂觀，國內經濟尚不很恐慌，但自我二期抗戰以後，其軍事上很少進展，因此日本國民對於戰爭的前途開始懷疑了，眼看着物價一天天的漲，匯價黑市一天天的跌，茫茫前途如何得了！於是大家恐慌了！人民一有貨幣即買貨物儲藏，商人一有機會即換取外匯，結果物價一漲了，外匯更跌了，於是人民更慌了，更拚命買貨物外匯了，這種互為因果的競賽是無止境的！假使我們能持久抗戰以爭取時間，其經濟必因恐慌而趨入總崩潰。那時候日本全國上下必因日圓的瓦解連帶造成精神瓦解了。

讀者作者與編者

本刊從下期起，在編輯的形式與作風方面都有點變更。編者把所以變更的意思和方式在此地報告讀者與作者，並請求各方面的指教。

本刊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創刊起，到本期出版止已有八十四個星期。這八十四週中間，編者出版方面，我們從沒有脫過一期，由武漢移遷到重慶，以及渝市的五六兩月的大轟炸，都沒有阻止我們照常工作，在發行方面，本刊除在重慶印行外，並在桂林昆明兩地同時出版，所以本刊的銷行尚能普及全國。戰區方面，雖不能經常推銷，但也不時設法寄去。這是出版與發行方面的情形。

本刊的內容方面，剛過去八十四個星期，比較偏重理論方面，闡述的文章為多。編者形式亦比較嚴肅，茲為更適合廣大讀者的需要起見，在編排的形式和文章的選擇方面，決定換一換口味。每期除仍有數篇闡明抗戰建國之正確理論的專論文章之外，另增文藝書評，人物素描，各地通訊等專欄。在開首一二頁，我們以短評數篇來敘述這一週的大事，並提供我們的意見，對於讀者的來信，凡問題有公開發論價值的，本刊特闢篇幅，並負責解答。本刊更作風的意思，很早就有了，因為印刷及其他的原因，至今始實現。我們現在向讀者要求，請不吝氣地指示本刊改進的意見。我們向作者要求，以後來稿，請不要超過三千五百字，文字力求有

趣。本刊自下期起，是第八卷的開始。編者敢向讀者報告，民意自下期起是更年青了。

論國民月會的偉大作用

王冠青

偉大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從本年的五月一日起，每逢着一日或十五日，是在全國的各地分別舉行。上從中央最高黨政機關的人員起，直到各地方每個村鎮的居民止，在月會舉行之日，是同時受到精神上食糧的廣播，以及精神上針砭的宏施。

怎麼說月會的舉行，是國民精神上食糧的廣播呢？中國廣大的民眾，受着精神上的飢渴，已經幾千年了。溯自周禮地官司徒篇有謂：「州長各掌其州之政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足見中國古代制度也曾定於每月的吉日，召集地方民眾開會，宣讀政府法令，並講求德行道藝的進修，其意義與形式，很和今日的國民月會相近。及至秦漢以後，不但周代的地官制度盡廢，即三代以來的學校制度亦廢，所以士人求學的機會已感困難，一般國民的精神食糧，更談不到。剛至文化低落，國民不知國家為何物，莫不種困於此。直到最近數十年來，學校制度復興，國民政府更致力於民眾教育的推廣，黨部亦努力於主義的宣傳，國民精神上才漸漸獲得曙光。抗戰以來，國民對於時事問題，愈加關心，而國民本身對戰時應盡的責任也愈加重大。今日的國事如何？本身的責任怎樣？都是國民精神上月夜感覺到飢渴的問題。而廣播精神食糧以救濟精神飢渴的最大事業，就是精神總動員的國民月會。

很多人以為供時事消息有報紙，宣傳主義有小冊傳單，規定國民責任有法令，更何須國民月會，殊不知一般民眾看得通報紙小冊傳單的有多少？理解得法令的更有多少？我會經有一次被派督導重慶某聯保的國民月會，這日到者一千二百餘人，男婦老幼濟濟一堂，個個的表情的上，顯示出精神上急切的飢渴。對於主講者所講時事問題以及防空疏散衛生禁烟除奸等實際工作，都聽得津津有味，絕無喧嘩厭倦的表示。就是軍事外交等高深問題，它們也同樣注意，由此可見有些人以為一般民眾智識低下，不可與言的觀念，是絕對錯誤。同時可以看見國民月會實際效用的偉大，絕非一般閉門懸揣所能想像。試計算一個聯保月會，聽眾就是千餘人，重慶市四千餘聯保合共就是數萬人，其他縣市依此類推，則國民月會舉行之日，就有數十百萬精神飢渴的民眾，同時獲得食糧的施捨，這是一個何等重大的盛業！這種口頭的傳播，其效用實在紙面的新聞小冊法令等倍徙以上。

再說國民月會的舉行，為什麼是精神上針砭的宏施呢？前節所說是指一般識字不多，對於一月來的時事法令等欲知而無從的。至於智識較高的人士，在這動蕩的大時代中，加以漢奸及其他的謬誤言論的傳播，最易發生的現象，是對時事雖有些認識，而認識不清，對主義

雖粗具，而信仰不誠，對於法令雖知道奉行，而奉行不力。所以要靠國民月會來加以糾正與督促，認清錯誤的加以治療，信仰欠缺奉行欠力的加以強心劑，而有流於謬誤傾向的更加以預防劑。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實施辦法，是一切國民精神的動力與尺度。精神不足的，它能加以補充，精神歪曲的，它能加以糾正。而這些補充與糾正的工作，是要靠國民月會中來廣大施行。國民月會絕不是一種虛應故事的儀式，將國民月會看做一種虛偽儀式的人，就是不認識國民月會實際效用的人，就是首先違反國民精神總動員的人。尤其是負責領導社會責任的人，必須真誠地參加國民月會，嚴謹地督導國民月會。因此我建議：

一、凡無重大事故而不參加國民月會，或藉故推諉國民月會之領導或督導責任者，應予以嚴厲處分。

二、國民月會領導人或督導人應受嚴格訓練，在相當時期（如三個月一次）規定領導人會議，互相報告工作，並接受上級訓示。

三、國民月會除在機關學校等組織中，應注意理論的指導思想的糾正外，在地方民眾的月會中，應着於各種實際問題，如防空、除奸、禁毒、衛生等具體事項，以貫輸民眾切身可行的常識，且易引起聽眾注意與興趣。總之，據我實地觀察的結果，國民月會蘊藏着的偉大作用，實在萬分偉大，問題是在推行盡善與否。希望一般國民尤其是智識份子，絕不可加以輕視，尤不可因為一二處推行的不善，而遂謂所有國民月會全屬一種空虛的儀式，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其偉大作用，而加以切切實實的推行！

改進省以下地方行政機構之我見 余廷襄

凡研究一種政治制度，或基於歷史沿革，或基於法定條理，或基於當前事實，總須提綱挈領，合乎時代精神，方能適應地方環境，社會需要，人羣心理。否則為片面的畸形的，不惟毫無實效，而且滋生流弊，如省以下地方行政機構之問題，就成為政論上之焦點，姑以我見所及論之。

一、省以下之級制問題

甲、兩級制說：此主張省縣兩級

乙、三級制說：此主張省區縣三級

丙、折衷制說：此主張以省縣兩級為原則，但於省縣相距過遠之區域，酌設區以補助之。

二、省以下之治權問題

甲、官治說：此主張省以下由縣至於鄉鎮，均以官治機關治理之。

乙、自治說：此主張省為官治，鄉鎮為自治，縣一

官治執行機關，一方為自治監督機關，設區則同於縣。遂清以前無論已，民國二十餘年來，關於級制問題，

有時行兩級制，有時行三級制，有時行折衷制，現時則三級制與兩級制並行。關於治權問題，有時專行官治，有時試行自治，現時則採用官治。考其制度變遷之由，多非由於地方環境社會需要，人羣心理之要求而來，建制建人，均不合乎時代精神。非拘於歷史沿革，因陋就簡，即關於當前事實，添節生枝，加以法令之束縛，經費之限制，人事

之常動，演成今日之現行制度，弊端橫生，成效罕觀，一般詬病者，遂以頭重腳輕譏之。先就縣言：

(一)組織上：縣長下秘書一人，科長三人，科員六人，督學一人，警佐一人，以一縣事務之繁劇，豈十數人能勝任愉快。現雖設有自衛合作兩部分人員，然縣長僅兼虛名，均由上級直接委任，系派別出，指揮不靈，二三等縣，更無論矣。

(二)經費上：縣長月薪僅二百元，秘書不滿百元，科員僅三數十元，國難減折，為數更微，仰事俯畜，如何養廉。

(三)職權上：縣為下級執行機關，保留權限，等於幾微，法令紛歧，罔知適從。

(四)人事上：縣長任期無定期，事務員隨縣長為進退，每一變替，政務停頓，無形數月，如何按程計工，責其有效。

次就鄉鎮言：

區、鄉、鎮、閭、鄰，本為自治區劃之名稱，保甲制度復興，遂謂暫緩自治，先辦自衛，聲勢所播，一時風靡，殊不知閭鄰與保甲，均以家戶劃分為基礎，所不同者，保甲比閭鄰區劃範圍較大，人力財力，易於籌集，故於清匪當中，收有自衛相當效果，實則閭鄰與保甲，均係公民推定所長，自衛中含有自治，自治中又何嘗忽視自衛，近則明法規定，以保甲納於鄉鎮之中，只能視為名稱上變更，不能謂為

兩種制度合併也。

基於以上論述，則改進之我見，有如左述：

1. 確定省縣兩級制度，但省縣兩級權限之分配，何者保留於省，何者保留於縣，應精密釐定，俾省縣各發揮其效能，而張弛得宜，其的置有設區之必要者，僅為省之補助之機關，於省縣權限分配之原則，不生抵觸。

2. 重新制定縣組織法：

甲、擴大職權：此於省縣權限分配中，應明示以範圍，使縣不受束縛或消極鬆懈，而充分發揮其意志。

乙、充實組織：社會進化日亟，地方事業繁多，決非十數人所能分任，應明定民、財、建、教、保（保安）、五科或增設兵役合作軍法至於八科，各科均附以重次要科員，庶能合乎實際。

丙、增加薪俸：俸所以養廉，亦所以責其忠實職務，應依照官制給予薪俸，無內外官署上下官署之別，同等待遇。

丁、確定任期：縣長任期依試署署理實授規定期限，俾其安心職守，久於所事，事務員尤應依法保障，不與縣長同進退。

戊、銓敘資格：考試或銓敘經歷均取得合法資格人員，依法任免，用其所學，杜絕冒濫。

己、厲行考績：一年考績，三年考績，本有規定，但考績事項，應列舉工作事項，以評定分數，至思想品德行，空洞批評，務宜避免，且須實行，無稍遲滯。

庚、警察獨立：警衛連繫，高唱入雲，但如何連繫辦法，

或限於經費，或格於人事，迄無明文規定，殊不知警察不僅屬於消極作用，即積極福利警察，利賴實多，凡政治修明之國家，未有不由警察表示出來，應於縣長之下，使之獨立任事，鄉鎮均須普遍，不過於隸屬關係，經費支配，妥為籌判耳。

區鄉鎮自治，人民參與政治，發生興趣，當以自治為唯一妙方，尤其關於公安、道路、教育、衛生、救濟、合作、諸事業，非地方自治，決難期其周密而宏其效用。關於上級監督機關，如有委辦事件，臨時以命令行之，於自治進行，亦無阻礙。

於此尚有一言者，一個政治制度，求其合乎時代精神，必須具備三個要則：

安定人心要緊

最近我國外匯價格，為抵抗日寇破壞我金融毒謀，採取了機動戰略之後，一再降落。這原是政府既定政策，不必驚異。況且財部發言人，已經表示始終於我有利，老百姓儘可放心。

不過外匯價格降落之後，很容易引起人民心理的不安，尤其是一般富商巨賈，不明瞭政府政策，紛紛把資金逃避，這是於國家極不利的事。

我以為政府目前最緊要的措施，是安定人心要緊。為達到安定人心的目的，應該有一種醒人耳目的辦法才是。

1. 一個政治制度，不能違反主義的原理原則。政治制度，由主義之原理原則懷胎而來，換言之，政治制度，即

是表現主義的工具。吾國建國主義，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理原則，任何制度之制定，離不開主義之輪廓，尤其是關於省縣及地方自治施行方法，建國大綱及地方自治施行法中，早有規定，後之來者，研究具體實施方案以補充之，即為盡責於原理原則，無可訾議。

2. 一個政治制度須具有經權互用的精神，政治制度，本是規律社會不斷進化的工具，隨社會進化之需要，而時有變更，事實上自所難免，然決非一時一變，一年一易之輕舉行動，所能規畫無遺，換言之，政治制度，無論適用於前方的，後方的，平時的，戰時的，技術的，均能任用自如，方見精采，雖事務由臨時發生，而負責機關，處理方法，日新月異，其於政治制度本身之結構，不發生若何影響，斯為具有經權互用的精神。

3. 一個政治制度，須單純而合理化。一個政治制度，是推行政治的工具，必須組織合理，使其自由發揮意志，方足以言效果。如其盤旋架屋，添節生枝，甚至喧賓奪主，掩蔽本身職務，猶之裹棉絮，行荆棘，其能免於壘嶷乎，所謂無組織國家者，是識其無合理之組織也。故一個政治制度，必須單純而合理化。

此文原為改進省以下地方行政之機構，但省以下地方行政之機構，亦為政治制度之一部，尤其在地方行政中而有權限分配及隸屬關係問題，故於改進我見之後，而附制定制度之具體要則，亦便於討論之方法耳。

成陵西移記 黎聖倫

(1) 移陵之動機

去年十月，蒙籍留日青年華登托拉固爾，從德王處，返回到祖國的懷抱，他帶來了一個刺耳的消息。說是敵人對偽蒙軍訓話，鼓勵他們向伊盟進軍，發揮十字軍精神，奪回蒙古聖地伊金霍洛，這個消息傳出後，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重慶掃蕩報於三月十八日發表「十字軍乎大劫盜乎」長篇通訊，將德王這種受命的陰謀，揭露無遺，同時中央社方面，亦相繼有電訊發表，各方聞訊，都很表憤慨。

(2) 中央決定移陵經過

今年一月，沙王由榆南下，入都述職，華登托拉固爾隨行，沙王原為成陵奉祀官——蒙語稱「古農」，抵後，當將此項情形向中央報告，并面謁最高當局，請求移陵，原案經行政院提請最高國防會議通過，旋即由國府派定蒙藏會理事處長楚明善，軍委會邊務科長唐井崧，郡王府協理貢補扎布為護送專員，沙王、圖王、傅主席、總司令寶珊、高軍長雙成、榮總管軒、石參贊華嚴為啓靈致祭官，奉厝地點為甘肅興隆山，一俟抗戰勝利，再奉安原址，宏予修建，以示國家崇敬祖先之至意。

(3) 蒙古聖地伊金霍洛

成陵所在地伊金霍洛，在伊盟境郡王府境，距扎薩旗沙王府三十里，是一四面環山之盆地。「伊金」，「霍洛」，蒙語即「主壘」之意。當地護陵人士稱：「達爾哈

從所謂「三不變」說到汪精衛的善變 何白炎

據中央社香港六月二十五日電：「汪逆精衛赴日，曾向敵方提出條件，要求偽組織聯邦政府設南京，仍用青白旗。敵方亦提出兩項：(一)由偽聯邦政府與日簽訂防共協定，許日本在南北各必要地帶駐兵；(二)與日簽訂經濟協定，中國之重工業資源，概歸日管理經營。雙方均大致同意，故王逆克敏仍有保留在北方地位之希望」云。

「除覺得好笑外，誰來相信莫說他談「三不變」沒有人相信，就是談「一不變」也沒人一顧！」

汪精衛的善變，可說是由於他的天性：第一，缺乏恆毅；第二，胆小怯懦；第三，貪婪財貨；第四，愛好虛榮。這四點是構成善變或動搖的根因。汪精衛因全具備了這些根因，所以成爲一個不折不扣的善變份子。

同時又據另一方面消息：汪逆精衛向敵提出「三不變」作爲投降的條件：(一)國旗(青白)不變；(二)政體不變；(三)首都不變。(二)(三)兩點敵方大體都允許，對於第一點只承認青白旗附于五色旗左角。敵方亦提出「三反」的條件：(一)反共；(二)反英；(三)反X。汪逆已五體投地，三跪九叩首的加以接受云。

汪逆提出的所謂「三不變」和對於所謂「三反」的接受，我們只覺得滑稽好笑，一點不驚訝。但爲正視，對於這可以惑人的「三不變」實有闢謬的必要。

關於汪逆提出的「三不變」最好莫過的是從他本身的「變」着手。

誰都知道汪精衛是天下最善變(也可說是最易動搖)的人，他變的本能雖然趕不上孫悟空，但比任何狐狸都要厲害，狐狸精的變，尙有時日，而汪逆一生的歷史，簡直是一部「變」史。以這樣善變的人談「三不變」

舉一個例，爲我的議論作證明。第一，關於缺乏恆毅。汪氏一度行刺滿清攝政王，以此自命有「烈德」，實則這是因爲他沒有恆心毅力，不勝巨艱的表現。又在這次抗戰中，汪逆起初尙能跟着叫「持久戰」「長期抗戰」和「抗戰到底」一類的口號，但稍久就不能耐了，不耐怎樣辦呢？怕國人責難，于是便往河內香港逃竄。第二，關於胆小怯懦。汪氏在原來在重慶的寓所(現駐某高級機關)不但華麗，而有千磅炸彈不破的鋼骨水泥防空洞，在一般人看來，可以泰然了，但當敵機來的時候，據說他在防空洞裏仍是打抖。他既沒有毅力來克制「抖」，唯一的辦法，只有去受敵人的保護了。第三，關於貪婪財。貪婪不但是善變或動搖的根因，而且爲萬惡的淵源。中央對於汪氏可說是夠優待的了，但他仍覺不夠揮霍。爲了達到他揮霍無度的目的，于是便受敵人給予每月三百萬的引誘去當漢奸。第四，關於愛好虛榮。這點是構成汪氏善變根因中的主因。汪氏在去送死的時候，都沒

特「現約二百餘戶，護陵首長稱爲「吉慶」原由沙爾兼任，現由郡主新圖王代理，一年中共有四次祭典，首次爲舊曆正月初一，二次爲三月二十一，三次爲五月二十四次爲九月初九日，其中以三月二十一一次，儀節最爲隆重。陵寢爲兩蒙古包相連而成，包內有兩大銀櫃，一爲成陵，一即正妃靈，陵寢之外，有「蘇爾定」五計一大四小，「蘇爾定」之意即旌旗杆，亦即成吉思汗生前遺物。

(4) 榆林準備迎陵

成陵西移，路線爲經扎旗、榆林、西安，以達蘭州。沙王榮祥、楚唐一行於五月二十日到達榆林，當即商定大典程序。榆林各界亦決定盛大迎陵，組織籌委會，內分總務、招待、宣傳、警戒等組，並決定：靈柩到達時，各機關團體各校學生，齊集北門外恭迎，過城後，即停南門外飛機場，舉行公祭。並由各界出紀念特刊，各機關張貼紀念標語，各迎陵人員，均手執旗幟，當街各大牌樓，皆懸掛橫布匾額，各戶懸旗誌敬。南門外靈堂由各機關分送橫額，對聯、花圈、祭品並紫綵，以資點綴。

(5) 祀靈情形

迎陵大典程序決定後，護送專員，啓靈致祭官，及執事人員三百餘名，從六月一日起陸續由榆動身北上。中途參加者尙有傅作義代表袁慶會，騎X軍軍長何柱國，新X師師長白海風，於六月七日先後抵扎旗王府相家，移陵乃於九日下午開始，所有致祭官，均參加致祭，禮節參照 總理紀念週儀式，極爲隆重。聘專員井然，石參贊

有忘記過康榮，刺攝政王時，他袋裏總是帶着「革命的決心」一類文章，就是想佔名品譽。因他愛虛榮，所以領袖特別強。領袖特別強的人，不但不願居人下，且不甘寂寞，因此他爲着達到目的，常不擇手段，更不顧及政治道德。在武漢政府時代，他唱「革命的往左邊來」，後來他却主「根絕赤禍」。在武漢政府，在北平擴大會議，在廣州非常會議，他提倡反X，等到到南京做了行政院長以後，因受了領袖偉大人格的感化，也和我們一樣來擁護領袖了。不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到去年他又開始大變，變到做漢奸！這一個大變，起初一般人尚驚異，但如果知道他的本性則一點也不會覺得希奇的。

建設研究月刊

第一卷 第四期 要目

- 廣西金融發展之檢討.....黃 薊
 - 對廣西教育的一個建議.....董潤之
 - 廣西學生軍的訓練與工作.....劉士衡
 - 改進戰時地方行政機構之管見.....張映南
 - 論戰時政治制度.....黃廷英
 - 日本法西斯蒂長期建設論的批評.....鹿地亘
 - 廣西之土壤與肥料問題.....李嘉猷
 - 改進本省縣以下地方組織方案.....政治部
 - 推進本省地方自治問題.....政治部
 - 桂林市物價評定問題.....經濟部
 - 廣西省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辦法.....文化部
- 廣西建設研究會出版

現在，汪氏爲掩飾他赤赤裸裸的漢奸原形，他想披上「三不變」的美麗外衣，以圖粉飾。但是我們切不可受騙。我們知道，青天白日國旗是總理制定的，他主張「國旗不變」，目的想藉不違背總理的主張，以資號召；他主張「政體不變」和「首都不變」，除上說的理由外，他想一身來兼主席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可以作威作福，不致受北方漢奸的牽掣。汪氏主張「三不變」或者還想從敵人手中多獲得點自由，但以敵人的狡猾狠毒，莫說「三不變」，就是「三十不變」，也莫想逃出敵人的手心。薄儀、鄭孝胥、張景惠、王克敏、梁鴻志不都是好榜樣嗎？這就是所謂「三不變」的真面目！

汪精衛既然是這樣一個善變的人物，爲什麼竟敢度官居顯要呢？關於這點有人說他具有政治天才；有說因他有長久的革命歷史；我有一位朋友的解答最幽默，他說：「汪氏的一生都是吃着行刺攝政王那標炸彈的飯」仔細玩味，這句話並不怎樣深刻。

前面已說過，汪精衛這次背黨叛國，是由於他的天性，不是「一念之差」的問題。薛文清說：「一念之善，景星卿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但如果惡念是關係「天性」，那簡直是不可救藥。孔子謂「朽木不可彫也」，現在汪精衛已經成了朽木，已經麻木不仁，對於這樣的「牛」苦心婆心固等於零，嚴詞斥責也屬無用。所以關於汪精衛，我以後不想再說什麼，並且現在紙價很昂，我們應把它用在有效的地方。

華嚴兩人則另往迎「蘇爾定」于當晚同時到達扎薩旗王府，於十一日開始南移，由騾馬馱載，達爾哈特五十人隨行，鄧總司令等亦相偕南下，袁慶曾何柱備二人則由旗返返防地。

(6) 榆林迎慶盛況

靈柩於十四日下午到達距城二十里牛家梁，預定翌日下午進城，穿城一週後，即停南門外飛機場，由各界舉行公祭，第三日侵晨離城，以防敵機威脅，各界得訊後於十五日晨，滿城貼出顏色標語及懸掛紅黃布橫額，各戶亦一律懸旗，表示迎祝，景象令人興奮，標語匾額之特色者，如：「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歷史上不朽的人傑」、「成吉思汗功勳不朽」、「成吉思汗的浩氣長存」等等，是日下午三時後，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各部隊，全城男女民衆，均紛紛出城迎候，其未出城者，則均佇立街頭致敬，一時萬人空巷，途爲之塞，各人均手執小旗，隨風飄蕩，極爲壯觀。下午四時半，陵抵城南郊鼓樂喧天，砲聲震耳，民衆夾道，歡聲若狂。護陵行列，居首爲我祭官鄧總司令等，次爲護陵之達爾哈特數十人，各騎駿馬，氣宇軒昂，再次爲僧樂，成陵及妃靈，暨護送之少數步隊，迎陵人員尾隨於後，相繼過大街出南門，中央廣派之攝影人員，在沿途攝製電影。

(7) 隆重的祭典

靈柩南門外靈堂後，即舉行公祭，依次由團指導長官代表石華巖，總中委允義代表富文，暨鄧總司令，高軍長，專員公署，黨務督導團，各民衆團體代表主祭，與祭氏

吳稚暉再解汪精衛

魏中雄

汪逆兆銘於去年年底，違背國策，潛離職守，並妄發降敵謬論以後，他那必欲陷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境地而後已的賣國居心，已昭然若揭，早為國人所痛心疾首，雖經中央嚴加懲誡，舉世輿論的痛斥，仍不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汪逆的為人，與此次叛亂的行為，在今年四月裏吳稚暉先生的「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

着鼻子走，中華民族出這樣一個無恥絕頂的叛國賊，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最近又從報上看到吳稚暉先生對中央社記者的談話，將汪逆的生平，以滑稽的語調，用極通俗的比喻，揮灑淋漓，說汪為始終害黨禍國的不祥之人。例舉汪逆過去的事蹟，說他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替袁世凱賣氣出力，主張議和，袁氏稱帝，民國幾乎被他斷送。到民國十四年，做了國府主席以後，與共產黨勾結，國民黨幾乎又斷送在他手裏……最後吳先生更喻汪逆為「面白無鬚」的老妖精，和害人的「白虎精」。現在他溜進東京，中國將大大吉利，却一定弄得日本一個大倒霉。而汪逆自己的結局，必一脚被日寇踢開，連要做一個鄭孝胥般汝耕而不可能。

汪逆從發黷電到現在，時間已有半載之多，在這過程中，汪精衛的行動，更是光怪離奇到絕點，一串串連珠似的醜劇，立刻會映上我們的腦海：山海防鬼鬼祟祟的赴滬，又由滬偷摸地往東京，訂結什麼「汪平沼協定」，甚麼數百萬一月的活動費，更僕僕於平津道上，與南北羣醜王梁等商演新醜劇，發表甚麼偽「聯合政府」宣言組織甚麼偽「中央政權」，計劃什麼「和平休戰會」等等。在滬又收買報館，拉攏各界，檢漢好賣國的能事，汪逆對敵人怎樣分化我們的抗戰力量，怎樣摧殘我們的心血，發盡他的腦汁，替敵人籌謀一切，有人說，汪逆已成了純粹的「日本貨」，他的叛國行動，等於被日寇牽

我們讀了吳先生這番言論以後，就可知道吳先生是看汪逆出世長成的一切的。對汪逆的生平行爲，得更深一層的認識。吳先生對於汪逆這種比喻，說汪逆以「翻雲覆雨」的行爲，是最恰當沒有了！汪逆投入敵人懷抱以後，我們的戰事各處節節勝利，而敵人越陷越深，這真如吳先生所謂去了不吉利的妖精以後，就一帆風順的意思。揆諸事實，未始沒有道理，汪逆叛國半載來，言論愈趨愈謬悖，只要能滿足他的貪慾，不惜把人的人格心術，更不惜祖宗的面皮剝盡，舉凡世界上所有卑污無恥的行爲，他都竭力爲之。至於他在日本

衆兩萬餘人，儀節莊嚴隆重，各方致送對聯橫額，更屬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如團長官聯：「鐵騎任縱橫，一代武功成大統！」盛名震歐亞，千秋盛業電元朝！鄧總司令聯：「勳業滿乾坤，想當年叱咤風雲，縱橫歐亞！」寇氛連華夏，看此日倉皇戎馬，憑吊英靈！高軍長聯：「是民族英雄，想當年馭外統中，一代武功開原運！」樹古今楷模，幸此日奉安遺體，千秋敬禮安靈官！八十六師政治部主任聯：「雄心殲倭寇，一代威名寒敵胆！」俯首觀遺容，三軍振奮仰英風！其他尚多，不及備錄。

各界祭畢後，民衆前往瞻謁者，仍絡繹於途，終夜不絕。護陵專員爲求妥慎，避免敵機擾亂計，於十六日晨四時半，將靈柩送至距城十里之三岔灣，屆時各機關代表均派代表前往恭送，護陵人員因事在檢勾留二日至十八日晨，始全體伴陵南下，想沿途迎送盛況，不亞於在檢時節也。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於榆林

人面前，奴顏婢膝的醜態，更在我們意料之中。中國此次抗戰，爲我民族的獨立自由而戰，所以是理直氣壯的正義戰。敵人愈兇暴殘忍，我們民族的意識愈堅強，同時漢奸的賣國行爲愈無恥，全國人民對之愈痛恨，我們承認任何民族解放鬥爭或革命鬥爭的歷史，中途往往不免有動搖份子，反叛民族反叛革命，這種份子的消滅，反可以鞏固民族解放鬥爭革命的陣營，所以我們對於汪精衛的叛國，雖認爲抗戰期中的不幸，但深信我們的民族的光明前途與抗戰的最後勝利，並不因此受到致命的打擊。汪逆的破壞，我抗戰建國的毒計，絕對敵不過全國愛國同胞擁護抗戰的力量，所以汪逆的消滅，可以說是遲早間的事。

筒 郵

聯合報與聯合大學

編輯先生在八十一期的民意週刊上面拜讀了徐政先生寫的「重慶各報聯合要有繼續的必要」這篇文章，確是「實獲我心」之論。我相信徐先生的主張是一個普遍的主張，也是一個普遍的要求。

我會經在一個將近兩百人的集會裏用極少的時間做了個小小測驗，這還是在徐州會戰方酣全國新聞紙的「精英」集中在漢口的時候。事先我預備了些小紙條，上面油印着下面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你覺得那一張新聞紙好？掃蕩呢？大公呢？申報？武漢日報或新華日報？

第二：在武漢需要這麼多的新聞紙嗎？然則你對於這些新聞紙內容的改進有甚麼意見？

關於第一個問題，他們百分之二十的人說掃蕩報好，百分之二十的人說大公報好，百分之十的人說申報好，百分之十二的人說武漢日報好，其中有兩個人說新華日報好，理由是可以看看奇怪的論調。還有一個人說這些新聞紙都不好，他是一個剛從英國學新聞回來的留學生。其餘的人都說抗戰之幕展開以後，中國新聞紙一班的進步。

最值得驚奇的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除了極少數的人（不足百分之五）以外，差不多完全是主張「武漢所有的報社應當即刻解散，而由各報共同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留一部份人在漢口出版一張聯合報」的。他

們的理由很多：

- 1 武漢文化已經形成了個不協調的畸腫現象。
- 2 各報新聞千篇一律，為節省人力物力，實有疏救的必要！
- 3 徐州戰局正緊，寇機不斷來襲（指武漢言）為避免無謂犧牲，尤當即行疏散。

當時，有了這個主張和擁護這個主張的人還很多，可是一直到了武漢，我軍自動撤退的前一個星期，這個並非不可醫治的腫病仍然存在着。

武漢棄守而後，「五、三」大轟炸以前，這個腫病又發生在重慶，而且比較武漢時愈形劇烈。每天，我們可以看到十種以上內容除極少部份外完全相同的新聞紙，在形式上，戰時中國新聞事業的進展確是大有可觀，而實際上不合理的地方真是不可勝數！

我真有些莫明其妙，中國一切的進步，往往是在受到一種強大的刺激而後。譬如這個適合需要而且極端合理的聯合報，就產生在「五、三」大轟炸以後，不得不然的情況下。雖然現有的聯合報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在統一言論節省人力物力這個不可移易的原則上，在文化界，應加緊團結的這個要求上，聯合報的產生，在中國要算是一個不小的進步。

據我知道：每一家報館每天需要至少五百元的紙張，百元左右的油墨，五十元左右的電力，消耗至少四十個人平均每人八小時的智力與勞力！其他一切細微末節的消耗都不算，十家報館每個月支出就在二十萬

（這個估計並不正確，因為有幾家報館每月的支出就在十萬以上）左右。至於不必有的人力消耗，更是沒有方法作正確的估計的。

因此，我認爲「各報將於最近一律復刊而將聯合報停辦」這消息，想是不可靠的謠傳。近乎鬧倒車的事。由於聯合報而想到聯合大學，中國的大學校的分佈，以前也是極不合理的。抗戰以後，感於種種需要，有了聯合大學的設立。兩年以來，倒還沒有聽見聯合大學亦有「不聯合」的消息，這是一件幸事。但是聯合大學本身有待於充實與改革，也是無可諱言的。

編輯先生有機會的話，我想再同你們討論一下聯合報的改進和聯合大學的澈底組織問題。謹祝 撰安！

董翼之敬上七月七日

關於聯合報問題，可以聽到有兩個相反的意見：一個是主張聯合報繼續維持，不希望重慶再見十幾種報紙，一個是不主張維持，任令各報自由恢復。前一個主張的論據，是依照團結意志，節省人力物力的理由。後一個主張的論據，是聯合報太不健全，不能滿足市民需要，不能克盡宣傳文化的責任，所以反對聯合報的存在。本刊上期披露的徐君大文與本期董君一信，都是主張維持的。編者以爲從理論上講，無論如何重慶不需要這許多報紙，如果說聯合報辦得不好，有缺點，那不是一個報紙幾個報的問題，而是組織人選及技術的問題。重慶到底需要一個報或十個八個報，我們很願付諸公論。

本期審查證字第八八三號